

阅读

第579期

一堂语文课

□ 高洪波

语文课是我从小就格外喜欢的课程，一方面缘于语文老师引人入胜的讲解，另一方面是因为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作文题吸引着我。正是对语文课的喜爱，让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有了写下这篇文章的机缘。

我说的这堂语文课，是去年深秋时节我在深圳参加儿童文学文化交流活动时，陪一群四年级小学生上的一堂课。一位来自黑龙江的优秀教师杨修宝为孩子们讲解四年级语文课本中一篇我写的文章《陀螺》，我有幸被邀请坐在台下倾听。听完课，还有一个对话沙龙，目的是挖掘课文背后的创作故事，这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几年前，我与杨修宝老师在云南有过一面之交，他年轻爽快，能说一口地道的东北话。我的故乡虽然在内蒙古草原，但是从地域文化来说，我们也属于东北文化或者说关东文化，所以我俩是老乡见老乡，且这次见面还是在遥远的深圳的语文课堂上。

我静静地听着杨老师和四年级的小学生们对《陀螺》这篇文章进行解析。杨老师提问，而后和同学们互动，他那幽默的语言把课堂气氛调动得如一场交响音乐会般热烈、活泼。杨老师甚至发现这篇文章里，数词“一”用了35次。这让我很惊讶，说实话，我在写作时从来没有考虑过数词的使用。杨老师还用想象和联想的方式，对这篇课文从主题思想到作者的心理活动，一直到字、词、句如何使用，进行了极有深度的讲解。我坐在下面一边听，一边在心里赞叹，语文老师的确与我们作家大不一样。

在现场的互动环节，主持人让我讲一讲文章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对这堂课的体会。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从生活中挖掘素材，寻找写作的灵感，就仿佛在一条宽阔的河流旁垂钓，我们钓上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仅此而已。这条大鱼被放进了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本里，如何把它烹制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精神美食，端到学生面前，这就是语文老师所做的工作了。杨老师的这堂课让我看到了一名优秀语文老师精湛的烹饪，课件的准备、演示和资料的搜集、筛选都做得非常好，让人敬佩。”

说到抽陀螺，这是我儿时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写作《陀螺》是几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我记得自己坐在书桌前，开心地写下了一批关于童年的散文。当时我只是想记录童年时代的快乐，包括和伙伴们一起玩的游戏，于是写下了《陀螺》。它描写一个孩子对自己的玩具爱不释手的心态，当然还有与小伙伴们在抽陀螺过程中各种欢乐的故事。后来，《陀螺》收入散文集《悄悄话》，紧接着，这本书荣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写《陀螺》的时候，我更是没有想到，它会在若干年后进入小学语文教材。

这样一篇描述童年记忆、个人情感的文章，发表之后成了公共产品。它像一条活泼的鱼，游进了属于它的大海，游啊游，又游到了深圳一所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堂上，成为一场教学观摩活动的主角。

《陀螺》写的是我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留下的记忆，我希望南国深圳的孩子们能体会到一个居住在边塞小城的少年冬日里游戏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正借助于一个个汉字，借助优秀教师的条分缕析和设计精美的课件，呈现给学生们。

我又想到，许多像《陀螺》一样进入语文教材的作品，它们是一代又一代人对中国元素、中国故事的书写，而后借助语文课堂这个平台传递出重要的文化信息。

北方辽阔的草原、南海边的深圳，遥远的童年与活生生的现实，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一起。课堂上，我突然觉得自己也成了小学四年级的一名学生。回到童年的感觉真好！

（摘自2025年2月14日《光明日报》）

（摘自2025年3月15日《今晚报》）

（摘自2025年3月15日《今晚报》）